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雅觀樓

### 第十五回 不惜千金買笑歡娛過半月 再遷一炬可憐母子乞長途

這回書不講費人才尋妻，也不言二保下落。單言雅觀樓，自瘡口迸裂之後，賴氏日夜在他榻前，防閒將近三個月，看看完口。賴氏和他一牀安宿，晝夜無閒。又不令玉郎、桂郎在他面前，這兩個小廝漸漸進了內宅，鳳姐也愛他伶俐，落得使喚。賴氏又另請內科，代兒子合人參丸藥，惹後調補。外科因完口索找項，此時費人才又出門，都是賴氏當面交清。時交夏令，雅觀樓可以起牀行走。賴氏細細勸他：「過了夏天，欲來待你還福之後，再出門。」雅觀樓要命，也就依了。內科又叫戒鴉片煙，他覺不能，先生代為想法，另合了一料丸藥，每早吃三錢，百日後可以戒住。晚間吃人參丸藥三錢，兩種並行，到秋天自然身體爽健，百病不生。果調理到八月，雅觀樓竟發了身，又白又胖，比前容貌壯觀。賴氏此刻，到還歡喜。算下賬來，可也奇怪，尋的五千金。自得外症到謝先生、酬神、唱戲後，用得一毫沒有。賴氏說：「財去人安樂，此言不謬。」中秋日，賴氏母子，各歸正宅。此時鳳姐頗不喜雅觀樓進房，說：「你就在園中，住過今年，調理身子。這場禍是你自己作出來的。」雅觀樓說：「我此後再不做混帳事情，連玉郎、掛郎我明日把幾兩銀子，也開發去。」鳳姐說：「這小伙，留他出門跟你，少要到那些娼婦家去。他們人家婦女，個個有毒，靠都靠不得的。你今日要在家裡住，只好睡睡，若要纏人，我是不能。你身上毒氣未淨，不要害我。到明年此日，我與你一樣同牀共枕。」雅觀樓急得下跪求他，他就狠將起來，要到太太房裡去說話。雅觀樓見此光景，一團火熱之興，都化作冷水一般。原來這些話，都是玉郎、桂郎，教他這般說法。從此雅觀樓仍在花園，或趙福官處過宿。又想要做掛窩生意，誰知有輸無贏，不到兩個月，都是管嘉卿一手把現物折盡，賴氏尚還不知。他家銀子，都在銀號中生息，紙上傳情，兩三回輾轉，就已罄盡。地窖銀子，起了新房，家中僅存幾百兩銀子，尚不敷年下需用。雅觀樓無法，欲與管嘉卿商議，管又是舉如刀在蘇州供出，拿上蘇州質訊。此時進退無門，茶飯俱減，鳳姐並不問他。賴氏見這般模樣，心下大焦，說：「觀保連日神氣大減，不知何故？」因問觀保，俱回無事。叫鳳姐背地問他，鳳姐便說：「他心又不知想到甚麼邪路了，他有甚心事。」漸漸精神更恍惚，面目消瘦，只得到花園盤問他，他才說出銀子折盡之由。賴氏由不得放聲大哭。雅觀樓亦哭，要撞山石，投荷池尋死。賴氏只得哭，反來勸說：「目下已將過年，莫被人笑。把家中細軟首飾，權當幾百兩銀子，敷衍過年，明年再為想法。」豈知節下要千餘金開發，真是茫茫無措，都回到新年燈節後。這個風聲傳出，外邊人都曉得雅觀樓報乾，做了郭腳。同興園福官，遇一個過路官買去。玉郎、桂郎，將園中玩物，硬行拿去典賣吃用。雅觀樓反向這兩個惡少手裡要幾兩銀子使用。又欠下福官家兩月包銀，又怕他家鴛子來索，也不能到。就在園中，與這兩個小妖盤桓。看看正月將終，家中日用，非典不可。賴氏想到鳳姐房中細軟，叫兒子拿出來當。鳳姐就大哭，要尋死。母子無法，思量把花園賣與人。人來買者，要連正宅。此時急賣，並園中擺設，一應不動，只賣了五千兩銀子，只得硬著心腸，立契絕賣。賴氏指望將幾千兩銀子，從新放債，再整家園。雅觀樓故態復萌，成交後諸事不作，先拿二百兩還同興園兩月包銀。這家把銀子收下，說福官同母回蘇州，一兩月即來揚。雅觀樓不勝歡喜，開門頭人留他吃酒，另選陪酒之人，他卻不願而去。賴氏家中，把銀子勒住，經不得雅觀樓用慣。這頭當，兌下三千金，除還年節項外，僅存不足二千金。個月又輸去千餘金，所剩無幾，專去找項交房。賴氏想，此刻不必尋房，當初費大娘房子是我家起的，相宜在他家居住，彼此不算。商之費大娘，費見此光景，恐怕將來事壞，房子准折與人，立錐之地俱無，不若做人情讓。隨他把幾十兩銀子，我去上庵，等兒子家來再議。這個說頭，賴氏大喜。說：「送府上二百兩銀子，我母子權且棲身。觀保稍有轉機，仍將此宅與姨母居住。」房子說定，費大娘竟庵棲身。這裡賴氏將住宅什物賣出幾百兩銀子，同兒子商議過經紀日子。雅觀樓說：「從此收心，家下用人一概開發，止留了玉郎、桂郎兩人。」賴氏亦要開發。雅觀樓與鳳姐都不能割愛。他兩人亦情願服侍，過經紀日子。可憐雅觀樓搬家，十分寂寞，不過揀個好日，晚間走過去。這些朋友，一個不到。若從此回頭，二千金找兌，房價在手，尚可小康。又有破財星到同興園，訪得雅觀樓有了房價，即著人來請，說福官到了，請他過去。雅觀樓聽了這句話，不由得兩腳如飛，走到同興園，要見福官。有開頭同興園人，取出蘇州禮物，如龍井茶葉糕餅之類，外書一封，書寫福官有堂妹名喜官，初次來揚，著他來服侍，隨後自己即到云云。看過，即令喚來會會。這喜官卻有幾分姿色，雅觀樓一見，滿心歡喜。說：「名不虛傳，真令人喜也。」一連就與喜官住了半月，指望福官到，做個雙美合歡會。那知遲遲不到，這半月允下喜官衣裳，一切半月花酒之費，結算有一千兩將近。虔婆開口同他借五百兩銀子，雅觀樓說：「我明日家去，取來與你。」賴氏在家，見兒子遲遲不回，知道他在同興園，日夜焦慮，如何是好。轉是鳳姐說：「留他玩死，我婆媳們過經紀日子。」這日雅觀樓到了家，拿了五百兩銀子，交與鴛子去。賴氏問他，也不回言，就長行了。晚間喜官又向他說，叫他把銀子找清他家：「省得他們說閒話，我們也玩得安逸。」果然，雅觀樓又到家拿了五百兩銀子，交與鴛子。同興園主意毒極，雅觀樓隨後來，不見喜官。虔婆回說：「他是到揚州來玩玩，適才早間有一蘇州便船，他已回蘇州去了。不過暫在我家與你盤桓，我家不能留他做伙計，他蘇州有門頭。」雅觀樓悶悶回家，已無可消遣。又約人手談，不到半月，把銀子輸得罄盡。賴氏幾番氣得要尋死，到底捨不得兒子。鳳姐軟物都寄在他母親家，只隨身幾件衣裳。家中一天不當，就要蓋鍋。每天薪水，到有玉郎、桂郎拿出錢來。此時已沒規矩，這兩個小廝出入，也不分上下，不時鳳姐與他說笑話。雅觀樓已無可如何，這兩個又撮鳳姐把房子賣了：「你回娘家，我兩人到你母親家服侍你。」於是鳳姐催促賣房，各人想良方吃飯。賴氏已沒法說，才住了不到三月，即行出賣。此刻已無可如何，只得賣了二百兩銀子。賴氏說：「從前上萬銀子，尚且用完。此刻二百銀子，從何辦起。」鳳姐說：「我回娘家，幫母親做針線度日。你母子想個良方餬口。」賴氏說：「如今權且依你，分飯減口，我仍去放債，不怕你笑，當初從幾千文起手，如今但願觀保不玩，他在家吃碗現成的，等我苦幾年，再整家園。」雅觀樓說：「我從此足不出戶。」賴氏說：「若如此，我情願替你成交。」鳳姐連夜歸娘家，玉、桂二人要去，雅觀樓留他不住。賴氏在城根，尋了兩間房子居住。豈知才搬過去，夜間即遭鄰人回祿延燒，只逃出母子二人。次早賴氏來扒磚瓦，料想銀子火燒不去。任憑掘地，毫釐沒有。可憐掘了一天，一粒未曾下肚。雅觀樓餓得睡在地下，四肢無力。賴氏無法，去到尤奶奶家門口，央人進去說被祿之慘。尤奶奶拿出兩吊錢來與他。鳳姐說：「他們房價銀子，一絲未動，又來做色。」尤奶奶說：「人家遭此橫事，只當做好事一般。還有女婿在那裡受罪，此心何忍。」賴氏拿了二千元，在城外搭個篷子代人洗衣服度日。每天有百餘文。雅觀樓又將人家送洗衣服捲去，當了兩吊錢，便同些無賴在賭錢場上，輸得一文沒有。人家來取，無處償還，各人認晦氣，將票要回自取。從此生路遂絕。賴氏到此際，向兒子說：「我如今也不怪你，是我該死不聽你家父親臨終之言，致有今日。」雅觀樓不知，說：「娘怎麼講？」賴氏將錢是命得病，夢中神明指示，以及昧下西商十萬銀子，生他時見西商到門，一一說出。雅觀樓到此時，有幾分悔悟。說：「母親，你何不早說，我也不至下流至此。」賴氏說：「是我該死，如今也不能束手待斃。俗云，一日不害羞，三日不忍餓。說不得明日帶個籃子，上街討些飯來養你。你在家中看著篷子。」雅觀樓此時，良心發現，不覺大哭。賴氏說：「不用哭，且捱到那塊說那塊，或者你丈母可憐你，收你家去，我代他家照應，幫他收拾，不白吃他家飯。明日且等我上街，在他家左右行乞，也顧不得人笑話。」第二日，果在尤家左右。早有人把信與尤奶奶。尤知是他真窮，轉出旁邊鄰人，送些飯菜與他，叫他別處去化。賴氏得了這些飯菜，忙自回去，與兒子同食。這裡尤奶奶與鳳姐說：「你家婆婆上街乞化，我們也難過。自然你家丈夫也上街了。我今得信，盛了些飯菜與他，如今莫若收他母子家來，把碗飯他吃。你丈夫一文也不把他用，自無處花消。」鳳姐說：「他是偷嘴貓，將來到家，搭著東西，都可偷的。」尤奶奶被他說得，也有些害怕。後來又聽得人說，雅觀樓改裝，更屬不堪。原來城外火房惡丐，見他母親上街討乞，那些惡丐便來勾他入伙，說：「你坐在家中，等老媽媽討你吃，也不過意。手頭又無錢用，你又少年，我們和你扮齣戲文上街，一天都有幾百文。晚間回來，飲酒開懷，也是一樂。」雅觀樓被他說動，說：「我們扮出甚麼戲？」那丐說：「扮出花鼓，你年少，做個花鼓婆，我上些當，做個龜大老，還有一個伙計扮個呆公子，我們行頭有處租。今日到我屋裡演演，明日上街。」當晚同去，剩肴剩

飯，吃得大樂。第二天妝成，送與賴氏看。不由得大笑，說：「該死，活現形。」雅觀樓說：「母親你今日不用上街，我們晚間回來，大酒大肉，吃他一飽。」果然，晚間竟分有兩百文，買些市脯荒飯，母子大啖一頓。自此遂以為常，恬不為怪。這一番出丑，裝女乞化，有分教：冷飯鋪中添弱丐，可憐浪子下場頭  
畢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